

惊险奇幻系列小说

4

蜘蛛世界

THE DELTA

[澳] 柯尔·威尔逊 著
杜林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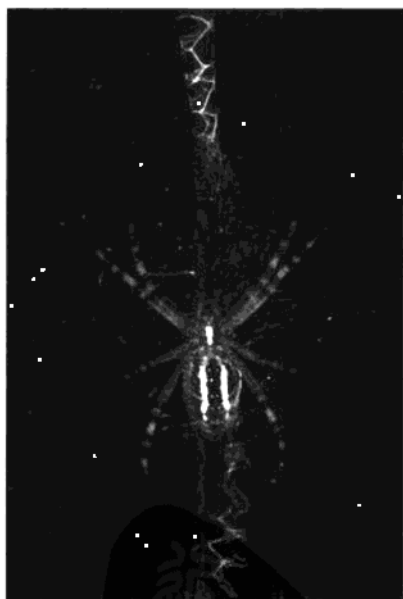
大三角洲

兰州大学出版社

(下)

情节曲折恐怖刺激
描绘生态破坏带来的恶果





第一章



曼尼瑟的脸仍然肿得辨不出原来的模样；好像挨了一顿凶狠的大棒似的。但是，当他用手指分开肿得看不出眼睛的眼皮时，却能看见亮儿了！这真让大伙儿心情振奋，想想看吧，无边无际的黑暗比死还要可怕呢！

可是米罗仍旧很虚弱，腿还一直麻木。他试着想站起来，却一下子扑倒在地上。他的双腿和双脚都变成了灰蓝色。西蒙细致地检查了他的状况，脸色十分阴沉，决定试试从祖母那儿学来的疗法：取来伤害他的树的叶子，煮烂，遍敷他全身。

尼尔和道根斯没有时间等着看治疗的结果了。他们还有老远的、充满危险的路要走。两人吃了点干肉和饼干当早餐，喝了几口加了蜂蜜的药汁，就又一次向着那座长得像巨人头的小山进发了。





西蒙一直陪他们走到树林边上。太阳刚刚从身后的山顶上露头，大三角洲盆地仍然笼罩在银色的雾中。西蒙叮嘱道：



“说几句话再分手吧。真想跟你们一道去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我的感情全在这几句忠告里了：大三角洲非常非常危险，但是，无论如何，最大的危险是藏在你们自己心里的。大三角洲的习惯是毁掉那些准备被毁掉的人，而赦免那些拒绝做牺牲品的强者。你们最主要的生存保障，就是坚定的决心。这样，你们才会不依靠蛮夫之勇，才会保持勇气。神会保佑你们的。”

他们互相握住小臂致礼。西蒙的一握如此有力，尼尔疼得缩了一下。用不着探察西蒙内心的想法，尼尔就明白，这老人以为永远见不到他们两人了。西蒙站在树林边，一直望着他们消失在苇草丛中。

出发前他们商议决定，沿着昨天的路，一直走到沼泽地西缘。可没想到，昨天的小路几乎消失殆尽。他们用“收割者”割断苇草的地方，一层一英尺多高的新苇草冒了出来。沿着这条路走，倒也没遇到什么困难，但是到了蛙脸怪在他们前头开路的地方，他们发现，绝大多数被踏倒的苇草已经重新立直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儿的苇草比别处要稀疏一些，用“收割者”的光束略割一割，就可以踏在上面前进了。经过一夜休息，他们的精力很充沛，没顾得上多考虑，就顺



着原路径直往前走，并不时地停下来，紧张地倾听一会儿，看看是否有什么动物在后面跟踪。但是除了树梢上的风声，听不到任何声息。

只用了两个多小时，就到达了昨天蛙脸怪撕食猎物的地方。那动物留下的惟一的痕迹，是水洼底的湿泥上残存的一点猎物血。一大片压倒的苇草表明，它已经朝沼泽的边缘地带走远了。他们没时间绕过水洼跟着蛙脸怪走，就调转方向，沿着昨天走过的小路，朝受到蛙脸怪袭击的地点走去。

两人原以为会碰到一大堆被烧焦的残骸，却大吃一惊地看到，昨天的战场已踪迹全无。连一个蛙脸怪的尸体都没剩下。甚至被“收割者”扫荡的残草也不见了，地上只有一层冒出泥沼的新草。

道根斯皱起眉头，说道：“这可能说明，周围有更多的蛙怪——它们肯定把尸体搬走了。”这时，尼尔正疑惑地盯着他脚边泥沼中一个圆圆的窟窿发怔。它引起他的注意，是因为那洞里正慢慢地渗进水来。他抽出砍刀，朝洞里的湿泥挖下去，然后转动砍刀，旋下一块圆锥状的湿泥，放在旁边的草地上。看到的情形吓得他赶快跳到一边去。一条大个儿的白色蠕虫，直径大约有一英寸，已经被砍刀割做两段，就在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的时候，其中的一半飞快地钻进泥里不见了；另一半则在坑底无助地挣扎扭动，坑里慢





慢注满了水。随后，又有一只蠕虫从洞壁上钻了出来，尼尔一眼瞥见了它鲨鱼似的大嘴和满嘴尖利的、向里斜生的牙齿。它毫不犹豫地叼起正在扭动的半截蠕虫，然后，张开大嘴向前一冲，咬住一大片足有它自己头一般大的虫肉，头猛然一摆，便将那虫肉撕了下来。不一会儿，又有两条蠕虫钻出来加入了战斗。他们脚下的泥沼因这些生物的翻腾明显地掀动着。正当尼尔又厌恶又入迷地看着它们大餐的时候，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轻轻碰着他的小腿肚子，吓得急忙往旁边一蹦，原来又有一只蠕虫像蛇似地扭动着身子，从他脚后面的泥沼里钻了出来。尼尔轻轻一挥砍刀，便将那虫砍作两段。就在那无头的蠕虫在地上乱蜷乱动的当儿，更多的蠕虫钻出地面，争食起来。

道根斯啐了一口，说道：“我们没在沼泽地里过夜，真是万幸。这些东西像食人鱼一样可恶。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无头的蠕虫已经被吃得一干二净。那些蛙人的尸体下场如何，不用猜，已经有答案了。

他们飞快地朝高地赶去。走到昨天曼尼瑟被喷了毒液的水洼边，两人停下脚，疑惑地看了看绿色泡沫覆盖的水面，水面上一片死寂。五分钟之后，他们的双脚终于踏上了坚实的土地。两人又一次停下来，观察周围的环境。脚下的草茎叶细长，深绿的色泽与沼泽地里的黄绿色形成鲜明的对照。这儿似乎不属于大三角洲，而属于寒带

了。在他们前面，地势斜斜地升上去，连着一道低矮的山梁；山梁上露出花岗岩山体。南面，地势也缓慢地升高。深绿色的草地在一英里远处便到了尽头，被浅绿色的丛林取代，此刻，丛林中似乎蒸腾着银色的雾气。越过丛林，可以看到小山上的豁口，那便是大三角洲南面的边缘了。北面，大地形成一道缓坡，直铺向海边，沼泽地带取代了深绿色的草地。远处的海面上跳荡着太阳的光斑。他们似乎站在大三角洲腹地一个干燥的岩石岛上。

道根斯手里端着“收割者”，狐疑地四下里瞅瞅，说道：

“我不相信这地方像看上去这么安静。说不定哪儿藏着什么名堂。”他望望半英里之外的岩石山梁，又说：“我倒想知道山那边有些什么。”

尼尔说道：“西蒙说，越接近大三角洲的中心，就越危险。”道根斯咕哝了一句：“他怎么知道？他从来没到过中心地带。”

尼尔弯下腰，去揪一片草叶儿，那草长得出乎意料地结实，他只好用食指绕住草叶，再揪一下。第二次用力拽时，一阵刺痛惊得他立即松了手。这刺痛很像握住金属短棒时的感觉，只是强烈得多。

道根斯问道：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我想揪一片草叶试试。”

道根斯弯下腰，用拇指和食指紧紧捏住一根



草，使劲一拔。紧接着，他惊叫一声松开了草叶，仔细看着自己的手指，说道：

“这讨厌的东西电了我一下。”

尼尔弯下腰，伸开手，掌心朝下，贴住草尖。这可是个错误的举动。电流如此强烈，打得他一下子缩回手，痛得大叫起来。两人相互望望，尼尔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电流。你见过电鳗么？”见尼尔摇头，道根斯又说道：“它也会放射同一种电流。”

“可我们的脚为什么感觉不到呢？”

“因为你脚上穿着胶靴呀。”



尼尔带着迷惑不解的表情望着脚下的草地，问道：

“可为什么我第一次揪草叶的时候没觉出有电呢？”“也许是你没想把它拽下来吧。”

尼尔战战兢兢地朝前走了几步，又问道：

“你觉得走在上面会安全么？”

“我们已经穿着靴子走了这么远，应该没事儿。”

他们朝着岩石山梁前进的时候，尼尔还是十分谨慎，他不敢相信胶靴底真的能保证安全。他问道：

“那些草为什么要放电呢？”

“我想是为了自卫。普通的草不能保护自己。”

又向前走了大约一百米，遇到一只大鸟腐烂的尸体，尼尔猜那鸟儿大概是只鹰。鹰爪仍然极其痛苦地蜷缩着，失去了眼睛的脸上，鸟嘴大张着，仿佛正在发出尖利的哀鸣。

“什么原因使这只鸟儿被杀死了？鸟儿不吃草啊！”尼尔问道。

“可它们得落在草地上休息啊！”

尼尔盯着这些叶儿细长的草，恨恨地说：

“这草可不像平常的草那样漂亮。”

“这就是自卫的代价。”

现在，他们正朝着山梁顶上爬。许多折断的巨型花岗岩柱大得足以隐藏野兽。所以，必需分





外警觉。两人端着“收割者”，东张西望地一步一步往上走。到达山顶才发现，如此小心完全没有必要。站在山梁顶上，可以看到那边的坡地斜伸下去，大约一英里远，又是一片色彩绚丽的丛林。越过丛林，便是那两条从大三角洲南端奔流至此的大河了。从这么远的距离上看去，大河很像一条蜿蜒而下的小溪，在丛林和沼泽地中穿行。大河远端的对岸、他们正对着的前方，矗立着那座山体像巨人头、山顶像尖塔的小山。现在，离小山只有不到三英里远，山看上去不再像个人头，而那尖刺也并不是座塔。尖山顶好像是山上生的某种植物，或是一棵巨树的残桩。

道根斯沉思着说：“看上去，它好像受过雷击。”

站在这个有利的地点，可以望见小山北坡下两条河的交汇点。远处，消失在小山背后的那条河，明显地比近处这条汹涌得多。越过丛林，两条河汇成一条宽阔有力的激流。

道根斯取出手帕揩着额上的汗水，说道：

“我觉得气闷。”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又说：“气温肯定有一百一十度了。”

尼尔也觉得快要窒息了。他们站在一块花岗岩巨石的阴影里，气温的突然升高使他非常诧异。远远的斜坡下面，温度仅够得上温暖，几十英尺之遥，绝不该如此闷热。他忽然心下生疑，便把手伸进衣服里面，将思维镜翻转过来，精神

立即集中起来，随后又生出了放心的感觉，不再觉得闷热难耐了。

“你带思维镜了么？”他问道根斯。

道根斯答道：“当然带着了。”

“把它转过来。”

道根斯照他说的做了，却惊异地瞅着尼尔，问道：

“怎么了？”

尼尔答道：“不是天气热。我们觉得气闷，是地下的力造成的。”

“我理解不了，地下的力怎么能让人觉得热呢？”

“通过降低你的抵抗力呀。要是你觉得气闷，你会习惯性地觉得天热了。”

“你觉得，它已经知道咱们来了么？”

“我也说不上。”这是个使尼尔深深烦恼的问题。那力量似乎像风一样，无法意识到，客观上并不存在。可有的时候，它的行为却像有智力似的——比如说当它坚持对乌贼蘑菇的控制时。那力量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到来，这种想法让尼尔的心缩紧了。

道根斯说道：“我真想坐下歇一会儿，可我不敢冒险。我可不愿意被电死。所以，咱们还是往前走吧。”他们走下山坡。空气不再闷热，却有什么东西令人感到很难受，好像太阳本身变成了一颗心脏，在不停地跳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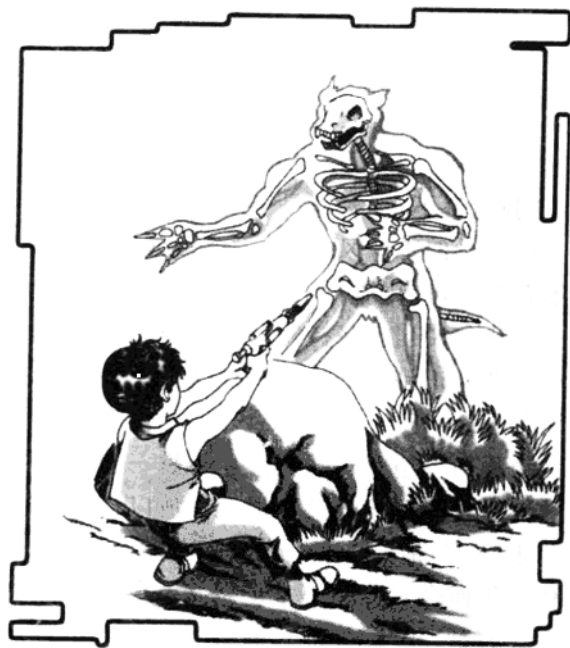
道根斯问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在他们左边，有一个花岗岩大圆石从地上伸出来，下面有个洞穴。在青绿色草地的衬托下，可以看见洞的深处有白色的东西在闪光。

尼尔说道：“是一副骨架。”

道根斯走近一点儿，说道：“我的老天！它肯定是个怪物！”

那动物有个其大无比的胸腔；颅骨尖尖的，像巨鼠的头。骨架后部长长的、有力的尾骨上，椎节摆得十分整齐，仿佛骨上的肉溶化消失了似



的。

犹如透明的帘子在眼前一晃，空气中有什么东西闪过去。尼尔头向后一躲，眨了眨眼睛，视觉变模糊了。他突然警觉起来，举起了“收割者”。道根斯诧异地瞅瞅他，问道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说着，道根斯向后一望，脸“唰——地一下变得惨白。洞里的骨头动了起来。尾骨翻了个个儿，竟然直撑在地上，肋骨立直了，随后，整个骨架扭动着站起来了！骨架的颞骨张开，发出震耳欲聋的、尖利的怒吼。

尼尔和道根斯一齐开了火。“收割者”的火力调节在最低档，细细的蓝色光柱几乎看不见，但是，射在那骨架胸腔与颈骨相联结的地方时，吼声像它突然出现时一样消失了。骨架被惯性推动着倒向他们，两人都本能地跳到一边。骨架“咔嚓咔嚓”地响着，倒在地上——它并没有像他俩期望的那样散开，而是发出平常的、肉体摔倒在地上的响声。受伤的脖子拼命扭动着，还在作临死前的痛苦挣扎。两人惊恐万状，望望它充满仇恨的眼睛，相互对视了一瞬间；准备再次开火，但显然没有必要了。能量光柱几乎将它的脖子割下来。

那动物躺在地上，显而易见，它有条脖子。可它的肉是像海蜇一样透明的，可以看到血管脉络，和被“收割者”切断的强有力的肌腱。它的





身体也是半透明的，能辨认出肋骨腔里心脏的轮廓，足有人头那么大。

两人小心地绕过怪物的尸体，它的腿一抽搐，又吓了他们一跳。怪物死了。开头他们竟然没看出它是个活物，而不是一堆白骨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尼尔伸出手去，摸了摸它的尾巴，怪物皮肤上长着毛，又硬又凉。死了之后，它水母般的皮肉正在转成淡淡的紫色，俩人这才看出来，这家伙是个巨型蜥蜴。它后腿的肌肉很发达，看上去可以直立行走。

道根斯不解地摇着头说：“可我们怎么会看不见它呢？”

这问题似乎无须解答。它半透明的皮肉在浑浊的水里或阴暗的地方是看不见的，但在这上午耀眼的太阳光下面就不同了。从它颈下伤口里流出来的血几乎像水一样清，但仍然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前腿上长长的、蜷曲的爪子上结着一层硬皮，显然是干了的血迹。

光盯着看这尸体，什么疑问也解答不开；两人于是离开洞窟，走下斜坡。走了不到一百英尺远，又给一阵翅膀扇动声吓了一跳。一只巨大的捕食鸟向他们俯冲下来。两人赶忙举起“收割者”，又放下了。原来那鸟只是对死去的大蜥蜴感兴趣。它落在蜥蜴头上，开始啄食它的眼睛。不一会儿，又有许多大鸟俯冲下来，落在蜥蜴尸



体上，用爪和喙撕攫着蜥蜴肉。尼尔心里一惊，说道：

“它们是来报复的！”

“报复？”

“它一定吃了不少鹰。这家伙捕食猎物的方式值得研究。你想，它躺在那儿，怎么能找到猎物呢？它躺在洞口，就像一堆骨头。一只鹰看见它，飞下来看看还有没有肉留在骨头上。然后——它猛地一咬。那鹰就完蛋了。”

“可它怎么能做到呢？”

尼尔凭直觉又一次回答了这个问题：

“我猜它是用意念力。它希望你看不见它。要是蜘蛛能用意念力把苍蝇引进蛛网，为什么蜥蜴不能用意念力使鸟儿看不见它呢？”

两人说着话，走到树林边上。这才看出来，树林里丰富多彩的颜色原来是许多花儿映出来的。远远望去，真像甲虫城里人工栽培的花园，五颜六色排列得很漂亮：黄色、紫色、红色、桔黄色，都有绿叶衬托着。可是走到近处，这种印象破坏了，各种颜色的花儿不再排列有序，而是混作一团；让人觉得，这是个长疯了的花园。他们端着枪，一步一步走近树林。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值得大惊小怪。最近处的灌木丛里开满了老大的黄色喇叭花儿，散发出玫瑰般的芬芳。一只足有拳头大的、毛茸茸的蜜蜂，在一朵大黄花上爬了一会儿，“嗡嗡”地飞进树林里去了；





它显然并不惊慌。可他们刚一走近树林，草的颜色突然变了，变得愈加丰茂碧绿。尼尔弯腰揪下一片草茎，它没有反抗，一下便揪断了。

他们仔细观察这片土地，寻找乌贼蘑菇的痕迹；研究每一棵树，看看它们是否因发现他们到来而颤动。一切看起来都极其正常。树木和灌木丛距离很宽，足以使他们两人互相望见彼此。这儿有许多蜜蜂，还有其它昆虫，但没有什么东西显示出危险。道根斯说道：“我可不敢相信这股香味儿，它恐怕是一种药。”



尼尔耸耸肩膀，说道：“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，看它有什么动静。我正想喝点儿水呢。”自从遇到那个半透明的大蜥蜴后，尼尔的嗓子就又干又疼。他们在草地上坐下，离最近的灌木丛也有十多英尺远。出发之前，尼尔在小溪里灌满了水瓶；水已经变得热乎乎的，但至少解了他的渴。他真想喝上几口金色的果酒——扁瓶里还剩半瓶呢——但是，在这样热的中午喝酒并不是聪明之举。他就着苹果嚼了几块饼干——道根斯也吃了一点儿东西——吃完之后，就盘起腿，清除内心的杂念，研究起周围的环境来。在这儿运用意念，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。花儿丰富多彩的颜色使树林看上去像个迷人的花园。开黄花的灌木丛让他感到一种奇怪的愉悦，仿佛它们正在快乐地高声奏乐。道根斯看了他一会儿，问道：“嗨！你在想什么呢？”



“我没感觉到什么危险。我想，咱们应该……什么声音？”

他俩凝神细听。尼尔问道：“你听到什么声音了么？”

“我好像听到一声喊叫。”

片刻之后，那声音又响起来。这次毫无疑问了：

“尼尔！”

恐惧和不祥的预感使尼尔浑身蜷缩起来。那是哥哥维戈的声音，仿佛从树林的另一边传来。他站起来，双手在嘴边拢成喇叭状，可他还没喊出口，道根斯就一下子跳起来，用手掩住了他的

